

宋江

水滸
明
話
許

歌
平
山

PDG

1972年

揚州評話水滸

宋江

上

王少堂口述
扬州评话研究组
孙龙父 陈达祚整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4055

江苏人民出版社



1034055

DE22/23

揚州評話水滸

宋江

中

王少堂口述

扬州评话研究组

孙龙父 陈达祚整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4060

江苏人民出版社



1034060

揚州評話水滸

宋江

下

王少堂口述
扬州评话研究组
孙龙父 陈达祚整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4064

江苏人民出版社



1034064

封面题字 萧 媛

插 图 陈开民

封面设计 柯 明

扬州评话水浒

宋 江

(全三册)

王少堂口述

扬州评话研究组孙龙父 陈达祚整理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5.25 插页 17 字数 1,050,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500 册

书号：10100·818 定价：7.00 元

责任编辑 茅以春

目 录

(上册)

第一回 清风山小结义

一、管奇景误入清风山	1
二、结金兰义约王矮虎	15
三、重山规放走王玉环	22

第二回 清风寨闹花灯

一、岁暮访花荣	39
二、元宵闹花灯	48
三、借闹灯王英寻义兄	61
四、宋江看花灯	75
五、打灯谜宋江被捉	97
六、神箭手闹衙	114
七、镇三山定计捉花荣	125
八、截黄信王英劫囚车	143
九、念旧情箭射盗婆	160

第三回 闹青州

一、秦明攻打清风山	175
-----------	-----

二、埋伏阵巧捉霹雳火	192
三、锦毛虎大闹青州城	208
四、愤亲仇秦明聚义	224
五、镇三山爱友弃官	238
六、对影山箭解双围	250
七、石勇村店递家书	275
八、投水泊晁天王迎宾	299
九、演武场花荣射雁	318

第四回 宋江起解

一、宋公明回家被捕	325
二、朱、雷借款获金珠	339
三、完旧案宋江起解	357
四、宋江立意访梁山	376
五、黄河遇险	399
六、混江龙飞叉救难	427
七、揭阳岭李立开黑店	454
八、遇二童绝处逢生	466
九、揭阳镇薛永卖艺	486
一〇、望波楼宋江遇二穆	501
一一、病大虫怒打小遮拦	515
一二、大闹穆家寨	533

(中册)

第五回 阖江州

一、九江府宋江落第	555
二、抄写房难友得济	576

三、访戴宗又遇黑旋风	592
四、谈李逵感动宋公明	607
五、琵琶亭宋江赏名胜	629
六、张合兴李逵夺鲥鱼	638
七、李逵落水斗张顺	656
八、宋玉莲落难逢兄	681
九、赏江景谈八大名楼	697
一〇、浔阳楼宋江题反诗	716
一一、江州城黄蜂刺作恶	739
一二、图升官黄文炳捕人	765
一三、戴宗送信难友维持	776
一四、宋江闹公堂	793
一五、差戴宗东京投书	823
一六、宋江求救	838

第六回 梁山定计

一、戴宗送信上梁山	849
二、吴用定计救宋江	861
三、请金、萧戴宗巧扮	875
四、赚书生刘唐推车	906
五、失检点巧计反招祸	919
六、梁山泊兵发江州	944
七、回江州戴宗销差	958
八、黄蜂刺下毒拷戴宗	971

(下册)

第七回 沿江聚好汉

一、张顺得信请救兵.....	1003
二、二穆沿江聚好汉.....	1025
三、白龙庙晁盖督师.....	1038
四、薛永夜探龙亭剑.....	1069
五、赶法场军师发令.....	1083

第八回 混城

一、李逵闹牢探法场.....	1103
二、上法场宋、戴堂绑.....	1125
三、推枣包刘唐混西域.....	1147
四、赚西门吴用算命.....	1159
五、李俊拔牙闹门兵.....	1171
六、晁盖登车看法场.....	1189
七、守城门二童卖膏药.....	1205
八、扮猎户二穆混南门.....	1223
九、郑天寿和事入南城.....	1237
一〇、秦明黄信戏门军.....	1249
一一、运兵刃薛永进东门.....	1260
一二、四头领混城充马快.....	1271
一三、阮氏三雄混北门.....	1277

第九回 劫法场

一、报午时白胜偷炮.....	1291
二、保法场黄贼徒劳.....	1299

三、救义兄李逵跳楼	1313
四、策群力晁盖鸣锣	1322
五、李逵回牢放难友	1347
六、花荣箭杀武都尉	1359
七、英雄同上浔阳楼	1370
第十回 活捉黄文炳	
一、穆家寨军师发令	1381
二、无为军白胜放火	1394
三、黄蜂刺观火过江	1405
四、梁山泊除暴安良	1420
后记	1437

第一回 清风山小结义

一、赏奇景误入清风山

宋江由瑞龙镇同武行者分手，武行者奔双龙镇二龙山，宋江奔青州管下清风寨，各奔前程。宋三爷走了没几步又站下来了。他实在心里是爱武松，看见武松上了小路，他心内还是依依不舍，痴呆呆地就望着武松，右手就拈着胡须，嘴里叽叽咕咕：“你看他走多快！就这一向和我打伴同行，我走得慢，他的性子躁，他受了罪了，就被我累煞了！今日离开了我，就如同把个石坠子去掉了。你看他走起路来一阵风，啊呀，倒看不见了。嗯，就这一刻又下去里把多了，嗯，二三里有了，四五里有了，七八里有了，十一二里，嗯，十四五里有了，……。”你看他谬不谬？他站在路头上就这样心送武松十五里。每每的心送朋友，有的。譬如坐在家里，朋友走，把朋友送到门口，“啊，老兄呀，不必再送了！”“哎，不能不能，兄弟再送几步。”“不必了，你可以留步吧！”“噢，这一说遵命，我兄弟就心送了！”心送坐在家里不要紧哎，你这个行路的人，你站在路上，时间又不早了，你岂能心送朋友呢？本来那一刻

太阳就偏西了，他心送十五里的时间，太阳已经大偏西了。三爷猛然间把眼光掉过来再望望西边的太阳，哎呀，不早了！啊，我老站在这个地方不对呀，要走啊！这个地方离清风寨还有三四十里路哩，赶快走！嗒嗒嗒嗒嗒嗒。他掉过脸来上右边的大路了。所以一个人不怕再聪明，聪明一世，糊涂都有一时。你是个宋公明嘛，你要想想，你既晓得太阳倒已经要落了，还有三四十里路，现在路道荒险，又不大好走，你赶到地头又不得什么大紧要的事，你当然就回头了。回头到瑞龙镇，只有几里路哎，到瑞龙镇找个客栈住一宿，你明日早上起来吃过东西，消消停停，亮头亮眼到清风寨，这个何等不好呢？他不，他看见太阳要落，心里慌了，他没有想到回头，他就直朝前头跑了。跑着跑着，太阳没多高了，天上已经烧霞，烧得通红。宋江正走之间，只看见路右边有一重山谷，谷口很高，两山叠就山峰，进谷口是一条窄狭的小道。他走得好好地的，忽然站住不走了。哎！这重山谷不坏，上头枝枝桠桠，尽是嵯峨怪石，凸在外头的石块凸多远的，凹在里头的石块凹多深的。这种山景，是大有可观。他心里就摇动啦，就想到谷里去望望了。哪晓不望则已，一望看见谷里有件东西更加出奇：进谷走不了多远，就在这半山上，有块石头长了激在外头，有头二尺，仿佛象个龙头。这个石头的下面，有霞光吐出，通红通红的，还闪闪烁烁。宋江就站住不走，拈着胡须出神了。象这种景致啊，真要算是仙境，倒不可不看下子。又不远嘛，几步跨进去就看见了。人家还花钱出来游山玩景哩，我今日走这里经过，如其不看，就未免可惜了。进了山谷，宋江就直望着红光，走着走着，到了这个石块之下了。奇怪，这个石块反而怎么会吐出红光的？哎，单看这个红光是走什么地方出来的！三爷再把头低下来朝底下一看，噢，接着又把眼光掉过来朝天上一望，哦呀！明白了。把这个红光活动的根源追出来了。哪晓是太阳要落了，天上在烧霞，这石块

底下就是一条小涧河，不多宽，河里头是活水，并不过溜。这天上的霞光刚映在水里，又由水里反照在石块之上，水一动，这个霞光也就活动了。不坏不坏，这种景致，不可多得！哎，刚巧这个地方烧霞，刚巧这个地方映在水里，讹错一点，也不会照在这个石头高头，真是巧事，轻易难逢。有两句诗可用：“落日避云生紫雾，新霞因水泛红光。”“哈哈，妙哉妙哉！——哎哟！”宋江正望得有趣，石块上红光没有了。什么道理？这刻霞退掉了。天上没有，水里没有；水里没有，石头上当然也就没有了。霞没得了，就没得意思了。不早了，赶快走。嗒嗒嗒嗒，他就挑直了向前走了。

凭宋江这个人的心多细呀！哎，他今日大了意了。你要想想啊，你走那条大路上转弯进的谷看景致的，你看过景致，要回头出谷上大路，才是你的个去路哩。他就为贪看这个景致，看得分了神，把刚才怎么进谷弄得忘记掉了，就挑直了朝谷里头跑了。走着走着，打黑影子了。走着走着，直即^①黑了。这一段窄狭的山路，大约有二里，刚刚把这二里路走完了，天已漆黑。其时正是冬月初日期，没有月亮，连一颗星都没得，伸手不见掌，对面见不到鼻子，脚底下再高低迭洼，跌跌绊绊，宋江汗都走出来了。

他走的人看不见这座谷里的形势，我说的人要交代。他进谷一里多路，这个里把路就是夹山的谷口。这一段窄狭的谷口走完了，谷里的地方就旷哩：迎面、左、右三面都有树林，树林子里处处通行。他眼睛虽看不见，耳边却听见风声、树声，也晓得有树木。他走得行行的，忽然脚底下有件东西一绊，一个踉跄。什么东西？宋江弯腰伸手就朝脚底下摸了。哪晓得一低，头脑子又撞到一项东西，上下都有。用手一摸，是两根绳子，上一根，下一根，就绷了横在这个路心。摸摸这个绳子很壮，比大拇指头还要壮些。这是什么玩艺？大约都是乡间的农人，晒东西的，到了傍晚把晒的东西收家去了，绳子就没有收，大约明日早上起来还要

晒；绳子去掉了，明日还要多费事哩。啊呀，这个不好，你躲点懒事小，这两根绳子横在路心，与行人大不方便了，刚才我就险些绊倒。宋江就想从上头这根绳子底下躬过去，从底下这根绳子上跨过去。他肩头只不过在绳子上一撞，就听见远远有铃铛子响：哟唧唧！不对，快走！恐怕上头这根绳子有花头，这铃铛一响，作兴有什么强人短路，做的机关埋伏。在这个黑地方，我作兴要吃他的亏。哎，不好，快些跑吧。跑呀？跑不掉了！这两根绳子一点不错，就是设的个机关。绳子很长，两头拴在树上，上头穿着一串铃铛子，只要大路上有人把绳子一碰，铃铛就响了。铃铛子响的那个地方，相离大路不到一百步，有个大树林，树林子里头伏的人不少。铃铛一响，伏的人晓得路上有了行人了，一声嘈嚷，哗——！涌出来有二十几甩^②。先前灯火都暗藏着，灯笼用羊皮套子套着，篾缆点着了闷在硝磺筒子里。这刻把灯火一齐现出，亮如白昼。二十几个都是短衣招扎，花布缠头，各人手里都有器械。领首的这一个，三十外岁，壮壮的，手里端了根铁棍，棍头就指着宋江：“呔！好倔犟牛子，别走了！”噗噗噗噗噗噗！奔过来了。“啊！”宋三爷一吓，掉脸望望：哎呀！坏了，真遇到强人了。宋江跑路跑得慢，领首端铁棍的这一位，蹿到宋江背后，铁棍够得着了，举起铁棍对着宋江的肉头就打。“着打！”呜——！“啊呀！”宋江赶快让，头一偏脚底下一滑，一个软腿子，没有站得住，一个旁岔子，工——！跌倒了。还好，没有打得着他。端铁棍的这一位，看他睡倒了：“抓！”一声喊抓，就有五六个奔上来，把宋三爷按住，包裹抢了去了，头巾抓了去了，头发上别发簪摘了去了，膀臂朝后面一剪，用麻绳朝起一捆，左右有两个人架着，两口烁亮的钢刀，就压在宋江的脑后：“走！”“走！”哈啦哈啦哈啦，推着走了。朝哪块推？哪晓得谷里地方大哩。绕过这一座树林，迎面还有一座山，山前有五马并行宽的一条大路，就把宋江朝这个山根底底下

推，朝山上拥。

宋三爷晓得坏了，一定是剪径的。这一来我这条命休矣了。“大王，且慢动手！大王莫非要取金银？包裹内稍有路费，愿送大王。我们可以叙个交情，我也是个朋友。”“你不要讲朋友，就是舅舅来也不行。”宋江一吓，下文不敢说了。凭他的阅历，总以为大王最爱交情，最爱朋友，哎，唯独他们这个地方不爱朋友，虽舅舅来都没得交情叙，下文说之也无效了。

啊，可是这个地方不爱朋友，不叙交情？不是的。因为宋三爷身上这一身装束坏了事了。宋江身上这一刻穿的是吏巾吏服，这些小大王看见他是衙门里的人，不能放他过身，所以回他“就是舅舅来也不行”了。哎！宋江这一刻身上还穿着吏巾吏服呀？他从家里出来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虽在柴进庄上住了一个时期，柴进并要代他换装，代他做了几件新衣，宋江看看自己的衣服还不怎么旧，还可以穿，穿起过于华丽的衣服反而不自如，所以一直就没有换装。

这一刻宋三爷就不懂了：大王剪径不过取人的钱，他们既不要人的钱，究竟要什么东西呢？啊呀，不错，我也听他们江湖绿林谈过的，大王也有两派：有正路，有邪路。正路一派的大王，除暴安良，最爱义气，最爱朋友；有一派邪路的就坏了，无知无识，只知有利，不知有义，他们不懂什么交情。这个地方大王怕的就是一种邪派，遇到他们就没得法子了。“大王，你们不叙交情，又不要钱，你们究竟要些什么？”“我们家里爷不伤人的性命，也不取人的钱财，就喜爱吃个烹炒人心。把你带上山，剖腹剜心，烹炒下酒。只要我们家里爷吃得有味，吃得高兴，算了，还你的包裹，让你动身，你就请便！”宋三爷听听：啊，要死！拿我开这种穷心！心剜了去，还叫我请便，还打发我动身哩！“哎，大王，人没有了心，何能活命？”“嗨！别吵闹，琐碎！你好好跟咱们上山！再琐

碎讨苦吃！”“喚，是。”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至于说了，直即跟他们走吧。

这个半山腰有一道寨墙，寨门直即和城门一个样子，进了寨门，弯弯曲曲，到了聚义厅了。这座聚义厅很大，五开间，里面的起座还不错，就是这个大王不会讲究。象这种厅房，当然要点蜡烛啊！他不，他就在厅口檐下，两根柱子外口，各钉了一根钉，钉上各挂了个大铜勺头。这个铜勺并不是住家人家那个钢勺，是豆腐店里舀豆腐浆用的那个头号大铜勺。里头装满豆油，一把灯草，点得熊熊的，烁亮。再朝厅上望望，正当中设了三张宝座，大红椅披倚垫。怕的这个山上是三位寨主，不用交代了。厅上一个人也没得。厅的右边不远，还有两大间偏屋。这两间屋，只有一扇门，门开着，里头也有亮光。这些小大王，就把宋江推推拥拥，推到这个屋门口。宋江朝里头望望：啧喂！这里头不是个好地方。里面究竟什么地方呀？我说的人要交代：是宰坊。宰骡马的宰坊？不是的，宰人的宰坊。这宰坊里面灯火也点得烁亮，没得起座，也没得摆设，只在正中间，栽了一根将军柱子。这根柱子有一人高，柱子头上还有个小铜圈。这些小大王把宋江推到柱子面前，脊背就倚在柱子上，把他头上的头发一把抄，抄了把它抬起来，就走小铜圈里穿过去，打了个结，再用一根尺把长、指头壮的檀木棍子，把头发一梢，头就不得动了。然后三道麻绳：肩头一道，齐腰一道，屈膝一道，把宋江连人带柱子绑得硬铮铮的。坏了，没救了。宋江晓得没救了，眼光掉过来再朝地下望望：啧喂！不能看。就在这个左边，摆了一只木盆，木盆里边一盆碧清的清水，水里头漂了个木瓢，木盆边子上放了一把牛耳尖刀，一块磨刀的糙石，还有一把小双齿挠钩放在地下。宋三爷望望：可要死啊，这个样子直即就是上汤盆杀猪的样子啊，各项俱全，怕的我性命难保了。这快三二十个小大王，把手里的灯火吹灭了拿

出去，分左右两边站班，一个个如狼似虎，推三搡四⑧。“呔，老哥！”“岂敢，老哥！”“诸事齐备了！”“原是！”“送信给大爷！”“好哩。——哪位兄弟去？”“我来。”的笃的笃的笃，有一位去请大爷。

大爷什么人？大爷在山上有点道理哩，是寨主面前的一个红人，是全山上的一个总头目，除了寨主就数他身分大了。这个人姓王，单名是个“贵”字，今年有三十外岁。他除当总头目而外，另外还有份差使，双粮双饷。另外有份什么差使？管剜人心。每逢剜人心，非他不可，剜出来，还非他动手炒不可，他动手办出来才好吃哩。旁的人剜了炒出来不好吃。家里爷如吃得高兴，还有五两银子外赏。这个王贵在大寨主面前，言听计从，红哩，象个红的哩。可是也只得大寨主欢喜他，除大寨主而外，窝里鸡⑨没得哪一个心里不恼恨他。什么道理呢？这个小伙最不好，从来不在寨主面前代人说一句好话，专门代人下火说坏话，代人扇小扇子。他在寨主面前，说两句阴险的话，小扇子一扇，那个人就作兴挨苦搞⑩；轻则挨打，重则能送命。他脾气又嘎古⑪。所以啰兵团下的弟兄们，没得哪个不恨王贵，背后没得哪个不骂他。背后是骂他，见了面又怕他。见了面个个都是毕恭毕敬。每每的有人说，一个人“任中千人意，莫中一人缘”。这个王贵就是只中一人缘，只得家里大寨主欢喜他。

这一刻王贵在哪块？蹲在自己房间里。小房间收拾得不丑哩，干干净净，一张书案，蜡烛点得烁亮，书桌面前摆了张椅子。他坐在椅子上，左手搭着腰杆，右手大拇指头翘着。做什么？在这块运功夫。运什么功夫呀？把周身的功夫，朝鼻尖子上运，不晓得趣的什么事。一个人正在块摆趣劲，送信的这个孩子，到了房门口朝下一站：“大爷。”“怎么着呀？”“我们伏路的抓住一个倔犟牛子，已经绑上将军柱，各事齐备，就候大爷动手开刀了！”“什么？又抓住个倔犟牛子了？”“哎！”“烦煞了，烦煞了！”“啊喫